

中國人民文學藝術叢書

# 紅燈記

柳 夷 著

長華書店印行

# 紅燈記

柳 夷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公司  
廣東人民出版社  
廣州沙面一號  
電話：(020) 81873000  
郵政代辦所：廣州沙面一號  
郵政代辦所：廣州沙面一號

紅 燈 記

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

· 編 輯 者 ·

中國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著 者 柳 夷

出版者 新華書店
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---

有 · 版 · 權

- 人物 張福生 誠樸農民，六十歲，髮花白。
- 竹貴生 三十五歲，刁惡的主頭，地主，壯丁隊長。
- 王伯齡 副隊長，四十歲，鴉片烟鬼，投機，胆小。
- 阿康 鎮丁，直爽，有正義感。
- 呂春珍 二十三歲，張福生媳，正派。
- 張大成 春珍丈夫，新四軍戰士，老實，二十五歲。
- 陸阿寶 大成同班戰士，特工，奸滑。
- 呂雨龍 大成同鄉好友，副班長，忠厚隨便，二十六歲。
- 老關 四十餘歲，小酒店主人。
- 竹家福 壯丁隊士，奸詐。
- 竹阿狗 同，兇猛。
- 王老二 同，陰險。
- 招生哥 張福生堂姪，鄰居，忠誠農民，二十八歲。
- 徐潔萍 女，小學教員，二十三歲，共產黨員。
- 陳志飛 游擊小組長，留四明山，新四軍排長。
- 鈔阿有 三十四歲，農會幹事，共產黨員。

## 第一場 安 貧

張福生咳嗽上。

張 (引) 天下聽說快太平，窮人還是做窮人！(坐)

(白) 老漢張福生，上虞三界人士，現年六十歲，老妻前年亡故，生下二子，長子大成，現年二十有五，早已婚配。次子小成，年方十四。種得本鎮財主竹貴生租田三畝，已三十多年，一家勤苦耕種，勉強度日，不料前年米價抬高，竹店王硬要收回租田自種，老漢與孩兒苦苦哀求，非但不理，反要申通同縣政府派自衛隊強要收回，我兒一時氣忿，由小學教員徐先生介紹，投入新四軍當兵，有一年半了，可笑那貴生店王真是蠟燭，如此一來，非但不敢收回租田，對我老漢倒還陪陪笑臉，只怕新四軍打上嵗縣，推板勿起，不過租錢催得很緊，看看早已過了八月半，租

錢非解不可，不免待我到山上挖幾担蕃薯，併併當當，稍下這三畝救命田罷了！

起來拿鋤頭挑担子向內窗喊：『蓉珍，我上山去，你在家注意門戶！』內女聲應：『公公曉得！』張出門。

（唱）攆了鋤頭出家門，一生勞苦爲別人，繳掉三畝租田價，那怕你財主竹貴生！（下場）

## 第二場 定 計

土頑竹貴生，穿便衣，戴呢帽，腰掛手槍，手拿報紙上。

竹（引）今朝消息交關好，走出大門想計較！

（白）小可，竹貴生！綽號『石板鏹』『石板鏹』的就是我，三界人，這幾年東洋人打進來，我東刮西刮，屋裏勿算數也有一百七八十畝田地，算得一個財主，討了二房老婆，只生一個囡比，我心想張福生老頭，他兒子張大成到新四軍當兵，他老婆蓉珍，來東家裏，我老早就有意思弄到手，祇是無不機會，今朝看到縣政府的申報，說『奸匪』新四軍，渡海北撤，這消息非同小可，對我十分有利，不免前去鎮公所，同王副鎮長商量商量，看看這場事情可否動手？

（唱）一路走來一路行，想起張家小蓉珍，浙東退出新四軍，這場事體有點穩。（作得意狀下，副鎮長王伯齡上）

王（引）三界當鎮長，人稱諸葛亮！

(白) (坐) 在下王伯齡，老縣政府委我當三界鎮長，自從日本宣佈投降，那新四軍攻打寧波三北，啊嘿！鋒頭石健！這幾天聽說這個部隊，拋出軍穀，收回抗幣，忽然有撤退浙東模樣，莫非是國軍來到，奸軍吃不消，故而逃走，但問題決不會這樣簡單，這倒奇了！待我拿報紙一看。(向內喊) 阿康，拿報紙我看！(內康應聲，拿報出交王，即下，王看報，竹貴生上)

竹 來此已是鎮公所，待我進去見見這個三界諸葛亮看！  
(入內) 哈！哈！老王，今朝你爬起得倒還早！(王起迎接)

王 我道是誰？原來是隊長到了，請坐。(竹坐)

竹 你曉得勿曉得一樁大事體？你是我們三界的諸葛亮，你倒猜猜看？

王 你要我猜猜看，好，我就猜猜看，莫非是蔣委員長到溪口上坎？

竹 不對。

王 大概是俞濟民兵進寧波，與謝文達合打共產黨？

竹 還不是。

王 那末！呵！我有數者！

(唱) 我看你面孔紅冬冬，難道又交桃花運，不知弄到那一個？倒要請你說我聽！

竹 哈！有幾分近了，不過還不是。

王 這不是，那又不是，哦！那我可猜不着了！

竹 (加重) 告訴你，「奸匪」已退出浙東哉！

王 (喜) 當真有這事嗎？

竹 (拿報紙給王看) 你自己看吧！

王 妙呀！(起讀報) 浙東『奸軍』全部在甯波三北等地區撤退，於九月十三日，集中餘姚縣滄山區鹽場一帶，準備渡海北去，經國軍十九師進擊，消滅無數，我亦畧有傷亡，退回姚城休息整理，奸軍至海鹽澉浦一帶，復經我精銳部隊迎頭痛擊，大部殲滅，餘衆潰散，僅少數向北逃竄。哈哈，那是好消息！好消息！(坐)

竹 老王你倒高興，我却在發急呢！

王 莫非又是爲了張大成的老婆養珍的事嗎？

竹 對了，我看新四軍已撤退浙東，又被國軍大半消滅，我想張大成一定死了，今天把這消息告訴那雌頭，再請你幫忙做一個媒人，事體一定會成功了，所以特地跑來請你幫忙！

王 且慢！假如張大成不死呢？

竹 那一定也跟『奸軍』逃走哉，還怕怎樣？

王 我與你見解相反，張大成如果回來，那反好辦，如果真隨新四軍走了，那就難辦了！

竹 奇者！

(唱) 老兄說話不聰明，不配稱做小孔明，新四軍走了你反怕，你的閒話我不懂？

王 (唱) 看你草包真草包，綽號還叫『石板鐮！』人家回來你好鐮；人在外面你難鐮。

(白) 老竹你這點事體也想勿通！



竹 那末你介意思怎樣？

王 依我之見，如果你桃花運真個交着，張大成一定開小差回來！你可派壯丁隊把他一把抓來，送把老縣政府轉送保安隊當「奸匪」槍斃，或者秘密活埋處死；男人一死，女人終要變心，那時候你化點銅錫討她歡喜，呂養珍還不是穩到你手？

竹 如果張大成不回來呢？

王 那就難講了。共產黨不比平常之人，一定要翻身的，你看江西勦共，打了十年，江西全省打得也差不多了，不料共產黨到西北發動抗日，八年來打了一個滾，又打出一百多萬主力，還一滾滾到浙東！（竹作驚狀）現在雖然暫時走掉，保不定將來不會歸來，那時叫你却傷了腦筋！

竹 這話怎麼講啊？

王 （唱）你且聽了：叫聲老竹「石板錄」，事體一定要牢靠，張大成若還弄勿到，回來一定把仇報。

竹 （唱）老王呀！煩惱煩惱真煩惱！這樁事體怎麼好？若還養珍弄得到，你的大恩我必報。

王 （唱）哈：若要事體做得好，依我辦法有三條！

竹 是，那三條？你快說，老朋友，勿要賣關子。

王 （唱）第一人情勿可少，讓我張家走一遭，要你袋裏挖鈔票，送她幾件旗袍料。

竹 這準定依得依得。

王 那第二：

竹 第二？

王 (唱) 第二就要派情報，張家門口多跑跑，若遇大成回來了，上前一把就拿牢。

竹 這個容易，情報我自家也會做，我從前還受過特務訓練哩！那三呢？

王 第三，怕你難依了！

竹 包定依到，你快說：

王 (唱) 叫籬老竹『石板鐸』，我的腳頭勿白跑，若還事體成功了，送我五斤鴉片膏！

竹 啊老王，五斤鴉片鈔票多少？這條件太苛刻了！

王 我又不硬要，你依勿到那就算了！

竹 好，好，依得！依得！

王 那末今朝買衣料銅錢先付，我脚頭錢暫付一半，其餘慢慢再講！

竹取鈔票給王。

王 老竹，那我走了，一面也可拔拔苗頭，看看那張大成有否回來？(出門)

(唱) 好笑好笑真好笑，手裏拿到儲備票，你還說是個『石板鐸』，我要把你鐸幾鐸！(下)

竹 (唱) 果然老王計較好，想出主意靈牢靠，若還春珍弄得到，做點瘋豬也無高！(下)

### 第三場 拒誘

呂春珍上。

呂 (引) 光陰窮裏過，好比王寶釧。(坐下)

(白) 我呂蓉珍，餘姚人氏，自幼許配張大成爲妻，我夫去年爲租種田地與本鎮財主竹貴生爲仇，由張家村小學校徐先生秘密介紹到新四軍當兵，已經一年有半，音信稀少，我與公公、小叔，種得薄田三畝，難以度日，每天打柴補衣，勉強爲生，今天公公出外，我在家縫補衣服，想起丈夫在外辛苦，不覺心裏難過，祇望共產黨早成大事，窮人都有出頭日子，我夫回家安居樂業，也不枉辛苦一場了！(補衣)

(唱) 呂蓉珍，在家中，暗暗思想：我丈夫，爲國家，晝夜奔忙！想當初，下決心，參加軍隊；土頑固，竹貴生，心裏驚慌；三畝田，歸我家，照舊耕種。地主門，真個是，欺軟怕硬！但願那，新四軍，早成大事；救窮人，除強暴，百姓安康。願我夫，在軍中，安心工作；我一家，雖辛苦，也有榮光。

王伯齡與鑽丁阿康上，阿康手挾布料一塊。

王 (唱) 走呀，匆匆出了店堂門，要見張家俏蓉珍，若遇機會湊得巧，要爲老竹做媒人。

(白) 來此已是蓉珍家裏，待我且去叫門！

蓉珍！開門！(打門)

王 (止住康) 且慢，不要這樣鹵莽，待我來問，(向門內喊) 福生伯在家嗎？

蓉 是誰前來找我公公。

王 哦呵！蓉珍家姐！是我王伯齡前來看你家公公！

蓉 (開門) 哦！原來是王鎮長到來！有失遠迎，請坐！

王 不要客氣，(坐) 我是自家人！你公公在家嗎？

蓉 早上公公上山去了，不知鎮長找他何事？

王 到此非別，一則多時不見，前來看看他老人家，二則有一樁消息相告。

蓉 謝謝鎮長，不知有何消息相告？

王 今朝報上消息，浙東新四軍已全部撤退，過海向北而去，不知蓉珍有否知道？

蓉 (失驚) 不知這事？

王 我想你家丈夫，在新四軍工作，必有消息，要是新四軍果是撤退，大成哥必然回來陪你，難道還隨他們飄洋過海，到外省外府去嗎？

蓉 (唱) 聽他言來吃一驚，浙東撤退了新四軍；想他們，吃盡多少辛和苦，剛剛打敗了東洋兵，理應該一打打進甯波城，與我們，浙東百姓樂太平，却不道，大事成功來退兵，叫人道理想不通？

(白) 不知大成如何了，真叫人掛念！(向王白) 王鎮長，我實在不知詳細情形，大成外出還沒有消息，不知新四軍如何撤退浙東的？

王 你且聽我道來！

(唱) 叫聲張家小蓉珍，日本投降一月另，新四軍攻打甯波城，甯波城裏險陵陵！

蓉 甯波城打進嗎？

王 不，你且聽我說：

(唱) 蔣委員長下命令！

蓉 下給那個？

王 (唱) 命令下給東洋人：維持秩序不准退，槍要繳給中央軍。

蓉 再就怎樣？

王 還有二道命令：

蓉 (唱) 二道命令怎樣？

王 (唱) 命令下給『和平』軍，配合國軍打『奸軍』，牢牢把守四城門！

蓉 那不是與『和平』軍合作嗎？

王 合作倒不是合作，不過聯絡聯絡！——還有呢：

蓉 還有什麼？

王 還有三道命令：

(唱) 蔣委員長下命令，命令下把俞濟民，國軍帶進寧波城，配合老東打『奸軍』！

蓉 (驚狀) 這樣不是國民黨、東洋人、『和平』軍都聯絡起來，打新四軍了嗎？

王 聯絡何勿是聯絡，不過三個人串通串通。

蓉 那末新四軍怎麼樣？他們吃虧嗎？(表示非常關切)

王 放心放心，新四軍，刁鑽皮滑，那會吃虧，看看苗頭勿對，寧波也不打者，『關場』回轉馬頭，到了慈谿陸家埠，在江口還與浙保打了一場，保安團打得屁敗流風，營長也捉去！

康 哈哈！新四軍倒真有生活帶！

蓉 後來怎樣？

王 後來嗎？今朝的消息，說是由姚北渡海去者！

蓉 這却爲何？

王 我也想勿通，打了勝仗，他們却去了，我想必有緣故，大概國軍太多，聽說開到十萬大軍，看看吃勿落者。

康 勿是！我倒曉得帶，挑鹽佬過路，拾得新四軍傳單，叫做蔣介石『告別書』，說蔣委員長和毛澤東重慶談判，共產黨要講和平，自願讓出浙東了！

王 你曉得蔣介屁！瞎七搭八！

蓉 這樣想來，大成想也隨新四軍去了？

還有消息：我聽說新四軍在姚北，被國軍打了一仗，死傷極多！

蓉 真有這事嗎？

王 還有來，他們坐海船到浙西，被正規軍攔東江中一打，差不多完全打光哉，海裏浸殺也勿計其數，何司令已經穿便衣逃還者！

蓉 啊喲，真有這事嗎？

王 烏龜騙你！

蓉 不好了！（哭）

（唱）（快板，急促）我軍浙東來撤退，叫人聽了好傷悲，辛苦抗戰四年整，丟掉人民勿應該，錢塘江上遭殘害，不知他們犯啥罪？

（白）不知我丈夫路上平安不？唉！

王（立）啊喲！是呀！現在後生人生命真勿值錢，跟共產黨尤

其死路一條，東洋人打，『和平』軍也打，國軍也打。我看你丈夫這回的確有點靠勿住介！如果他沒有過悔，頂好派人叫他回家，安居樂業，陪伴了你，豈不很好？

蓉 謝謝鎮長好意，不過現在消息不通，不知他究竟在那裏？新四軍如果受到重大損失，大成不知安全否？叫人真是掛念。（悲泣）

王（湯語）啊！我看呂蓉珍也相信了這個情報，待我趁這機會，探探她心裏如何？

對蓉白：『蓉珍！我看吉人自有天相，你大成大概安全的？』

蓉 多謝王鎮長金口！

王 不過：蓉珍，如果你大成隨新四軍離開浙東，難以回來，看你年紀青青，今後日子怎麼樣過呀？

蓉 這個嗎？啊！鎮長，生好的命，釘好的稱，已經做了張門媳婦，苦一點也只好隨他了！

王 哈哈！蓉珍，你太呆了！你丈夫也會討小的呀！

（唱）說起那個新四軍，自由戀愛勿要緊，你來等他一片心，祇怕他，籌你一等也勿等！

蓉 鎮長休要取笑！

（唱）新四軍部隊我看見，他們規矩素向嚴，如果大成心思變，我們女人總不變！

王 啊啊！那不過說說笑話罷了！蓉珍！貴生店王，是你家老東家了：對你丈夫也算不錯，大成出去當兵，他把租田也勿收回，對你家確有情誼，現在窮得大成難以歸來，你在

家撐持門面十分辛苦，特意叫我送上衣料幾塊，請你把他收下，不要辜負他一片好心。（從阿康手拿布料給蓉，蓉不受退在一旁）

蓉（獨唱）奇了！貴生店王素向破，爲何出手介體面？早勿送來遲勿送，裏面一定有機關？

（白）（對王）王鎮長，貴生店王向來做人家，我種田人家，受勿起他的東西，請你退還他罷！

王（唱）開言叫聲呂蓉珍，貴生店王一片心，送件衣服把來你，把你當作自家人！

蓉（唱）鎮長閒話勿中聽！貴生店王有錢人！衣料拿來送給我，這樁事體沒來因。

（白）鎮長，我們窮人，沒福收財主東西，還是趕快請你還給他罷！

王 蓉珍勿要客氣了！

唱（唱）勸你蓉珍勿客氣，這種事體勿稀奇，衣裳穿在身體上，意思放在肚皮裏！（笑）

蓉（怒）聽他越來越勿成話了！

（唱）管你稀奇勿稀奇，啥人要他臭東西？男人窮得骨頭硬，女人窮得有志氣，要你辛苦跑一趟，這場事體對勿起。（下）

王（掃興冷笑）啊啊！倒看她不出，居然這樣不識抬舉！（怒）

（唱）呂蓉珍呀呂蓉珍，這種脾氣發啥人？好意與你你勿識，叫你曉得我王伯齡！

（白）（自語）啊呀！總是我王伯齡不好，不該收『石板



鏢」的銅釧，如今生活把這鐵頭看穿，將來張大成逃回來，倒還好，把他捉牢送官殺死，也了掉這件事，如果共產黨有朝翻身回到浙東，張大成得意回來，這倒難為情介嘍？也罷！讓我且把這布放在他家，對老竹總算報銷了一筆公事，管她收勿收，等顏色變出來再話！（把布放桌上）我要回去了！

（唱）將身出了張家門，一路想來一路行，白白做個諸葛亮，這筆鈔票賺勿穩！（下）

康 哼，這老鬼，拿了『石板鏢』的鈔票，硬要把其拉皮條者，我想張大成是我從小朋友，比兄弟還好，去年共當兵，本來叫我同去，我姆媽勿肯，所以到鎮公所當鎮丁，看看財主人家做事體，真是日頭也要黑的，要碰到我手裏，我倒也要幫幫老張的忙介。（下）

## 第四場 歸 窠

張福生上。

張 走呀！挑得蕃薯下山來，力氣看看勿對哉，行來勿到十里路，路上要歇并把回！

（白）年紀一點點大者，力氣到底勿比開等年！（歇担在家裏，蓉珍捧茶出）

蓉 爺爺回來了，今年蕃薯可好？

張 好到還好，只是野豬厲害，吃掉不少！（見布）啊！蓉珍，這許多布料那兒來的？